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四

天马霜衣二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四

天马霜衣二

卧龙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林寒青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仁侠胸怀，舍己全人，可敬！可敬！”

周簧黯然说道：“孩子，但我付出了可怕的代价，数十年刻骨铭心的相思寂寞。”声音中隐含着无比的凄凉。

林寒青心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哪里说起，只好默然不语。

周簧忽然站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了！老了！往事如烟，还想它作甚？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林寒青道：“孩子，过来，我传你天龙八剑。”

林寒青依言走了过去。

周簧满脸肃秘地说道：“天龙八剑旷世奇学，非具慧根之人，难以习练。老夫今宵传你，一则酬谢你千里迢迢送药之情，二则是为令堂苦心所感，三则不忍使此一绝技埋没。但你能否学成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也许你能凭此绝学，傲视四海，揭开你身世之秘；也许你和老夫一般的空负绝艺，不能用作克敌之用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何等武功，但苦思数十年，仍然难解个中之妙，晚辈才难得及万一，只怕有负厚望。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当授你信物一件，你去见那皇甫长风，要他传给你克敌的变化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当尽力而为。”

他想到周簧言中，“傲视四海，揭开你身世之秘”，隐隐意识到，自己的身世，关系着武林间一大隐秘，必须有举世无匹的武功，始可担此重任，是以对周簧传武之事，亦不再谦辞。

只听周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以老夫推想，皇甫长风这些年来，亦必和老夫一般，对那失去的友谊，有着深深的怀念和悔恨，见我信物，当不致拒你于千里之外……”

他仰起脸来，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，道：“这只是老夫的推想而已。人心难测，也许他这些时日中早已把昔年老友，抛诸九霄，当年的友谊，忘诸脑后。此事只能尽老夫之力，至于他肯否传你，那就非

老夫所能保证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论那皇甫长风，肯否授以我天龙八剑的变化，对老前辈这番盛情大德，晚辈是一样感激。”

神判周簧摇头冷笑，道：“老夫做事，向不要人感激，只不过是行心之所安而已。”

林寒青知他被人尊称一代大侠，自非平常之人，当也不再多言。

神判周簧暗自提了一口真气，伏身捡起地上的参商剑，肃然说道：“孩子留心了。”

林寒青赶忙澄清胸中杂念，凝神观看。

只听周簧说道：“上乘剑道，贵在以心使意，以意驭剑。”

林寒青仔细看去，只见他缓缓闭上双目，神态间一片诚敬，气度威严，凜然难犯，单是这份气度，就使人油生倾服。

周簧剑横前胸，凝神沉立片刻，突然睁眼大喝道：“天龙八剑第一式潜龙升天。”左手一领剑诀，右手短剑斜斜指天，身躯凌空而起，升高一丈左右，短剑忽然一沉，疾落原地。

林寒青幼得名师指点，剑术造诣甚深。这等举剑而起，挥剑而落，在别人看来，毫无出奇之处，但林寒青却注意他手中的短剑，起落之间，缓缓移动的部位，无一处不是可攻可守的地方。

但见周簧收了短剑，说道：“这一式，必须得绝佳的轻功，才能配合，孩子，你自信能够用得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虽难及老前辈的从容镇静，若无其事，但自信尚可应付。”

周簧道：“那很好，这一剑本该很多变化，但老夫却悟它不出。但如剑不离身前部位，不论敌人从何方攻来，均可从容化解。绝世剑招，旷古奇学，老夫虽不知它原有的变化剑路，但隐隐觉着它蕴含玄机，变化无方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眼看老前辈剑势随着升起身躯，移动的部位，无一不是恰到好处……”

周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货卖识家，只凭你这几句话，老夫已觉着，

艺得传人了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肃然又道：“孩子，第二式龙游大海。”

林寒青凝神望去，只见他剑尖领路，身随剑走，左右折转，绕行了一周，重又退回原地。

周簪收了宝剑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看出这一式的神妙何在？”

林寒青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晚辈才智，难窥奥妙，这一式可是在步下的方位么？”

周簪点头赞道：“不错。这第二式基本之变，在脚下绕行的方位，明踏八卦，暗合五官，可惜的是老夫不知手中剑势变化，数十年来老夫苦思此招之用，似是适用在强敌环攻之中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大海辽阔，龙行无阻，顾名思义，这一式当在老前辈的预料之中。”

周簪道：“这一番曲转行来，看似简单，实在脚下的部位，极是难练，今宵你只要能够练熟步法，已是才智过人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当全心习练。”

周簪道：“你随我身后，看我脚步，比照学习，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”

林寒青应声行去，随在周簪身后宛转而行。

看来容易学着难，林寒青学习了一个时辰之久，仍然是难以运转自如。

但在周簪的心目之中，已然对林寒青大加赞赏。昔年他得到天龙八剑剑谱上册，为这“龙游大海”一式，苦习三月之久，废寝忘食，才得勉强记忆，日后数年间，无时不习，才能渐体精微，固然是依图索骥，不若传授这般易学。但林寒青能在一两个时辰，行其概略，那也是极为难得的了。

初练时光，林寒青只觉举步运行之间，甚不习惯，他是侧转突变，都和去势力道，大反而行。渐渐地熟其要诀，兴致大增，一遍又一遍，接连而习，不稍停息。

周簪从旁指点，时作纠正，不觉间天已大亮。

东方天际，升起了一轮红日，金黄色的阳光，由峡谷口处照射进来。草上露珠，闪闪生光，有如万千颗的珍珠，洒在山石间，深谷晨景，幽美如画。

周簧仰脸长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今日咱们就到此为止，三日后，咱们在这谷中相见。”伸手遥指着东南面一座双峰交接山头，说道：“过了那一处双峰交接的山头，就可以看到青云观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怎么？老前辈不回观中去么？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不回去了。”转身西行，越过高峰不见。

林寒青望着周簧的背影消失不见，才依照着周簧指示的去路行去。

果然，越过了一座双峰交接的山头，已看到巍峨耸立的青云观。

林寒青急步奔行，直入观中。

这时，观中道童，都已起身，正在打扫庭院，一见林寒青回来，遥遥施礼相迎，但却未问一言。

林寒青匆匆奔入室中，只见案上早已摆好了精细的早点，热气还蒸蒸日上腾，分明刚刚摆好不久。

林寒青脑际之中，一直盘旋着那两招剑招的变化，步下方位，生恐忘记，匆匆食过早点，又在室中练习了几遍，才登上木榻，盘坐调息。

三日时光，匆匆而过。这三日有着出奇的清静，除了一个道童，出入卧室，送来茶点、饭菜之外，再也无人来打扰过，连那青云观主，也未来过。

这日，已是和周簧约会之日，那学过的两招剑式，经这数日来的习练，已渐熟悉。看时光距约会周簧的时间还早，心中忽然想起已数日未见知命子了，亦不知李文扬、韩士公是否已返回来，于小龙可有讯息？

一念启动，百念随起，纷至沓来，涌集内心，举步向知命子的静室之中寻去。

这时，已经是申未酉初时分，春日西照，透帘而入。

只见知命子盘膝坐在云床上，正自运气调息。

林寒青掀起垂帘，一只脚尚未跨入室中，知命子已霍然警觉，睁开双目，下了云床，缓步迎了上来，笑道：“林公子，有何见教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打扰道长清修，在下想探听几件事，问明之后，立刻就走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尽管问吧！不妨事，我行功已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那位师弟的行踪何处？可是找上参仙庞天化那里去了么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贫道昨天还接到飞鸽传来书信，沿途之上，并未发觉他的行踪。如非走错了路，就是他变了主意，中途折回别处。”

林寒青心中焦急，眉头连连耸动，道：“在下担心他遭遇了什么不幸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那兄弟不似早夭之相，你可以尽管放心。”

林寒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年轻幼小，单独一人行走在江湖之上，实难叫在下安心。”

知命子缓缓说道：“这几日对你的关系至大，最好暂时忘去一切喜悦、麻烦，全心一意，学习武功。此等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如若轻轻错过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说到最后两句，神色间一片庄肃。

林寒青心头一凛，道：“晚辈敬领教言。”

知命子起身说道：“令堂命你千里迢迢，送来千年参丸，用心甚苦。尚望你能上体慈母用心，不负她一番期望。你此刻时光宝贵，寸阴如金，贫道也不多占你的时间了。”

林寒青起身一揖，道：“多谢教诲。”转身而去。

半月匆匆，转眼而过，林寒青每隔上三日，就到和周簧相约之处，学习天龙八剑。这日又是和周簧相约之期，林寒青依约赶往，周簧早已在坐。

这位扬名江湖的大侠，半月来，也不知食宿何处，只见他身上包扎伤势的白纱，逐渐减少，这日已除下十之七八，精神也大见充沛，盘膝闭目坐在松下。

林寒青急步上前，拜伏地上，道：“弟子晚来一步，有劳恩师久候。”

神判周簧缓缓睁开双目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已再三声明，我未收你为徒，口称恩师，是何用心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晚辈承蒙传艺，称叫恩师，岂有错处？”

周簧道：“收徒、传艺，本是两件事情，岂可混为一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晚辈记下了，下次改过就是。”

周簧转怒为喜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今宵是咱们最后一次聚首，明日老夫即将离此他往，那天龙八剑，你可曾记全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记下了。”

周簧道：“好！你演给老夫瞧瞧。”

林寒青应声而起，拔出参商剑，凝神运气，抱元守一，领动剑诀，一口气，演完了八个剑式。

周簧负手而立，看完林寒青演完天龙八剑，点头赞道：“难得你记得一式不错。”

林寒青抱剑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。”

周簧道：“剑式已得我真传，只要再加上变化，即可用来克敌。至于你日后成就，能否尽得天龙八剑的神髓，那要看你的修养了……”

右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个铁盒，接道：“孩子，好好地收藏此盒，去见那南疆一剑皇甫长风。但在未见他之前，不许妄自启动。”

林寒青恭恭敬敬，伸出双手接过，藏入怀中。

周簧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孩子，此物并非甚么珍品奇宝，但在老夫心中，份量之重，尤过性命。如若那南疆一剑果在人世，见着此物，当不致拒你之求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恩泽广被，晚辈感激不尽。”

周簧道：“绝技得到传人，不负先贤一番苦心，老夫也可了却一件心事。咱们就此别过吧！”转身一掠，人已到数丈开外。

林寒青抱拳相送，周簧人已不见。

此刻，明月在天，水波荡漾，深谷响泉，如鸣佩环，寒夜幽谷风物，

给人别有一番寂静的安适。

林寒青抬起头来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疾如离弦流矢而来，倏忽之间，已到身侧，正是神判周簧去而复返。

只见周簧面色肃然，庄庄重重地说道：“如若那六星塘住的不是南疆一剑，你要好好代我保存此物。老夫如若还在人世，今年仲秋之间，我在青云观中等你。子夜不见老夫，那就是我已死去，这铁盒么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晚辈好好保存，妥收珍藏。”

周簧道：“不用了，你把它投诸江海，相伴老夫于九泉之下。”言来凄凉哀婉，眉宇间隐隐泛起一片情愁。

林寒青暗暗付道：“不知这铁盒之中，藏的何等之物，他竟如此重视。”

只听周簧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如若那六星塘主，真是南疆一剑，启看此物之时，你要他摒退左右。”说完，纵声长笑，声音清越，有如龙吟深渊，鹤鸣九皋，笑声中纵身而起！转瞬间，消失在月光中。

林寒青收好铁盒，赶回青云观去，只见青云观主知命子手执拂尘，卓立观门之前，目注远天，低声问道：“周大侠去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走了。”

知命子微微一叹，道：“贫道闻得他辞行长笑，已知追赶不上，送行不及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周老前辈临去相嘱，今年仲秋，侠驾当重临青云观中。”

知命子点头说道：“黄山李公子和韩士公都已回观，正在等候着你，咱们进去吧！”

两人穿过几重庭院，直入知命子静坐丹室。室中红烛高烧，木桌上早已摆上素点佳酿，李文扬、韩士公、李中慧，依序而坐，他们正在等待两人。

李文扬起身抱拳，道：“林兄伤痊愈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劳挂怀，小伤已愈，诸位此行如何？”

韩士公干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林兄未去，这一次打得痛快，老朽和李世兄、李姑娘，放手施为，一鼓气扫平了桃花居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可曾擒到那妖女绿绦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几个首脑，都已离去，余下都是二三流的脚色，兄弟等才能畅所欲为。”

林寒青缓步入座，端起桌上酒杯，道：“兄弟一来为三位接风，二来庆功。”举杯一饮而尽。

李文扬道：“半月小别，林兄似是已开明了许多，不似初见之时，带着深沉的忧郁。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一人向隅，举座失欢，兄弟岂能再煞风景。”

韩士公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武林中人，讲求豪情义气，砍个头碗大个疤，有什么好愁好苦的？”

林寒青淡淡一笑，未再接口。

李文扬缓缓把目光移注到青云观主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周大侠走了么？”

知命子道：“此人一生，最不喜安居一处，难得在一个地方住上十日。伤势尚未全好，就离开青云观，迁往别处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，这青云观后，可有周大侠故交么？”

知命子摇头笑道：“他交往庞杂，三教九流无所不包。你看他和你在观后见面，就认定他住在附近那就错了。说不定他远住数百里外，和你约会三天见一次面，他却把两天两夜还多一点的时间，消磨在来往奔行的道途之上。”

韩士公奇道：“又为了什么呢？”

知命子叹道：“他心中蕴藏了无比痛苦，终日的奔走忙碌，来消磨那痛苦的时光，这也许就是促使他侠名大著的动力。”

林寒青点点头道：“老前辈说得不错，他淡泊名利，年近古稀，早该啸傲松云，不问江湖中事，但他却甘愿跋涉，奔行于江湖之上，为人辛苦为人忙。”

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不是他心怀创痛，长年奔行跋涉武林之中，周簪之名也不至于这般响彻江湖，震动武林了。”

韩士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生离死别，谁能逃得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只要俯仰无愧天地，行事无愧于心，那就够了。”

李文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高论不错，天上无常圆之月，世间无完美的人，周大侠何等豪情，咱们用不着为他担忧伤情了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叹，欲言又止。

李文扬知他性格，不说的事，纵然是苦苦追问于他，也是枉然，当下搬转话题，说道：“观主、林兄，兄弟这次和舍妹及韩老前辈，重入桃花居，扫荡那玄皇教的余孽，虽然乏善可陈，但却得到了一件十分重大的隐秘！”

知命子素知李文扬为人谦和稳重，如非十分重大之事，决不会故作神秘，接道：“不知何等大事？”

韩士公、李中慧同时现露出讶然神情，望着李文扬。显然，韩士公和李中慧，都不知李文扬所谓那重大的隐秘之事，究系指何而言。

李文扬目光环视，扫掠了韩士公和妹妹一眼，说道：“此事发生在前辈和舍妹追杀那玄皇教中余孽之时……”

韩士公素来性急，瞪大了一双环目，说道：“究竟是什么大事，怎的老朽竟一点也不知道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原想告诉两位，但继而一想，兹事体大，万一咱们忍耐不住，只怕要搅乱大局……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哥哥，你说了半天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是有关五毒宫和天鹤上人……”

知命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可是那五毒宫中人，介入了武林的纷争么？”

林寒青听到“天鹤上人”四字，亦不禁为之精神一振，侧耳静听。

李文扬就案上取过烛火，举手弹去火灰，昏黄的灯光，陡然间明亮起来。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那桃花居潜居的玄皇教中首脑，在我们赶到之前，早已遁走。初时我还以为他们耳目灵敏，事先得到消

息，设下埋伏，诱敌深入，或是自知不敌，为保基业，远走避敌。是以我等深入之后，不见敌首出现、高手抗拒，心中反而忐忑不安。及至韩老前辈和舍妹，连伤数敌之后，仍不见有强敌出面相抗，才引起我的怀疑之心。趁着韩老前辈和舍妹分头追杀残敌之时，我就独身深入密室……”

他脸色逐渐转变得十分严肃，接道：

“我在那桃花居中，作客甚久，对那地方的形势，早已十分熟悉。虽早知那花楼翠阁之下，早有密室隐道，但却从未去过，心想强敌禁要之处，定然戒备得十分森严。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了我意料之外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昔日兄弟被那妖女绿绡的迷药迷倒遭擒，曾被押入那地下密室。在我记忆之中，那地方不但戒备森严，而且门户重重，岔道纵横，工程十分浩大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错，那地下密室甬道，大都用青石堆砌而成，坚牢异常。如若玄皇教人，在甬道之中设下埋伏，纵是二三流脚色，但凭仗那坚壁密道，足可挡住我等，难入禁地，但兄弟一路行去，竟然未遇上拦阻之人……”

知命子道：“江湖险诈，李公子定然遇上了惊人之事？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那甬道之中，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一路行去，寂静无声。在下虽然经过了不少风浪，但却从未遇过此等情事，愈向前走，愈觉惊心，不知强敌安排何等埋伏。那时情景，当真是疑念横生，深悔不该独身深入。但又想到既然深入虎穴，岂可空手而返，只好硬着头皮向里面摸索行去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李世兄怎不招呼老朽一声呢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兄弟虽然有些害怕，但却又激起了好胜之心，又想看看究竟他们有些什么厉害埋伏。心念一转，立时不再犹豫，迅快地向里冲去。唉！幸喜有此一念，如若在下中途退出，或是再延误一些时间，那就无法有此巧遇了。”

听至此处，全室中人，都不禁紧张起来，八道目光，一齐集中在李

文扬的身上。

李中慧心中最是焦急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哥哥！快些说啦，这也值得卖关子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我奔行不过数丈，似是已至尽处，还想退回，忽听一阵沉重叹息之声，传了过来。那一声叹息，充满着痛苦、凄凉，听得人毛发悚然，但也启动了我的灵智。暗运功力，举手向前一推，果然有一扇石门，应手而开，原来那石门竟然虚掩着。石门开启，立时有一种浓重的腥味，扑入了鼻中……”

韩士公为了表示他老江湖的身份，接口说道：“可是已有人先我们去了一步，已把那玄皇教留下的一两首脑人物，杀死在那密室中么？”

李文扬摇摇头道：“老前辈猜错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那浓重的腥味，难道不是血的气味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不是。”

韩士公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就叫老夫猜不着了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哥哥，你还是快接下去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就在那腥味迎面扑来的时候，暗影中响起了一个低弱的声音，要我快些闪避开去。当时情景，我也来不及多作思考，手中摺扇一挥，疾扫出去，只听一声咕咕怪叫，那扑上的怪物，被我摺扇击中，但却伤而未死……”

李中慧讶然说道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我进入那密室甬道，原来本带有一支火摺子，此时情势危急，只好取将出来，随手晃燃，借着火光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骇。在下在江湖之上走动，见过了不少的杀人之事，但却从未见这等触目惊心的惨状。”

众人都听得有些紧张起来，齐齐问道：“什么惨事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那密室的一角，横卧着一个面色惨白的大汉，他身上被一条全身赤红的怪蛇缠住，顶门上爬着一个茶杯大小的蜘蛛。那挨向我的却是一个全身闪动着金光的蟾蜍，已被我摺扇所伤，蛰伏

在一侧，但敌意犹存，转动着两只眼睛，凝注着我。细想当时情景，险恶万分，如非那人出言警告于我，我势必要伤在那只蟾蜍口下不可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他在毒物食血之下，仍肯强忍痛苦，出言警告于你，那是必有所求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猜得不错。但他已快被这三个绝毒之物，吸尽了精血，奄奄一息。但江湖上奇怪之事，常有不可思议之变，在未能决定他确是为这毒物所困之前，焉知他不是这毒物的主人，就这一念之差，几乎又使我延误了一件大事。”

林寒青、韩士公等，个个听得入神，不再插言相问。

李文扬环掠了几人一眼，接道：“我一面留神那人的举动，一面借机四外打量，只见这座空空荡荡的敞厅之中，除了此人之外，再无别人。当下心头一宽，看好了退路，高举起手中的火摺子，希望能看清楚那人的面目，但他的大半个面孔，尽为那只巨大的蜘蛛遮去，无法看得清楚。心中正自忖思，是否该先把这几种毒物除去，耳际又传来那人微弱的声音。

“他告诉我，那红蛇和蜘蛛、蟾蜍，都是绝毒之物，只要被咬中一下，除了他们独门的解药之外，别无可救之药。言下隐隐露出身份，分明是这毒物的主人。

“我当时甚觉奇怪，他既是这毒物的主人，何以竟被这毒物反噬？

“他大概已看出了我的怀疑，未容我发问，已抢先说道：这三个毒物，相互克制，只要我们斗得它们发怒，让它们自相残杀，我即可坐收渔利，不用冒险，亲自下手，除去三毒。

“他又告诉我，除了蟾蜍较笨之外，蜘蛛口中的毒丝，极是难防，能在片刻工夫中，在这一厅中，结下一片毒网。那红色毒蛇，更是扑击迅快，异常地难斗。要我用暗器，同时出手，分袭那红蛇和蜘蛛，以激怒两个毒物。”

“至于那蟾蜍，早已为我所伤，正在蓄怒待发。说至此处，似已力尽，声音微弱得难再听闻。

“我仔细想他之言，甚有道理，放下手中的火摺子，取出一枚制钱，暗运功力，捏作两半，扬手并发，分向那红蛇和蜘蛛打了过去。

“果然，这两个毒物被我的制钱击中之后，齐齐抬起头来，那红蛇当先发难，张口向那蜘蛛咬去，同时身子一缩，松开了那人手臂、身体。

“那毒蜘蛛虽不甘示弱，但它却不和那红蛇硬拚，长腿一跃，跳离开那人顶门，迅快地向后退去，那条红蛇却疾快地追了上去。

“这时，我手中的火摺子，已快要燃尽，只好重新换燃一支。就这一阵工夫，那只伤在我摺扇下的蟾蜍，却突然咕咕一声大叫，猛向那红蛇追去。”

李中慧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那人呢？可是乘机脱身了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没有，他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却叫我过去，说有几句要紧之言，告诉于我，要我转告武林同道。我当时心中仍然有些顾虑，他连被二种绝毒之物所伤，怎的还未死去？那人看我又生怀疑，长叹一声说道：他恐已无法等待那三个毒物斗的胜败了，他已是将死之人，要我不用多疑。”

一向冷静的知命子，突然接口问道：“你可依言走过去了？”

李文扬点头答道：“我听他说话的声音，有气无力，目中神光涣散，分明已经是重伤奄奄的垂死之象，纵是第一流的高手，此情此景之下，也难有所作为。一面运功戒备，一面依言行去，近身之后，我才发觉他所言不虚，他那苍白的脸色上，已然泛现出一层黑气，剧毒已侵入心脏内腑，决难再活多久了。

“他似是有着迫不及待的焦急，未容我开口相询，自行抢先说出他的来历……”

知命子道：“他说些什么？”

李文扬凝目望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烛，说道：“他说他来自五毒宫中，那蟾蜍、红蛇和蜘蛛，该能证明他不是说的谎言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必善，那人如若是真的已经到垂死之境，这些话倒是可信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五毒宫在江湖之上，名头不著，晚辈好像是听人说过，但也仅知其名。近年中江湖之上，亦无五毒宫中的弟子出现。但见此人被那三样毒物所害凄惨之情，当下引动了好奇之心。那时他似是已经生机濒绝，说完几句话后，全身微微地颤动了起来，似是毒性一发，筋骨都在收缩。我一则不忍看他那痛苦之情，二则也被那五毒宫内情吸引，暗运内功，拍了他天、地、人三才大穴。

“那人得我真气贯穴之助，痛苦之状稍减，立刻接着说了下去。他说那五毒宫中的主事之人，原本是一位很有名的儒医，医道通神，活人无数，集财十分丰厚。只因膝下唯一的爱子，死于毒蛇之口，悲伤之余，立下宏愿要研制出一种可解蛇毒的药物。

“其人本十分博学，心知要想研制出能解天下各种蛇毒的药物，必得先了解各种毒蛇的毒性。他收了药店，遍请捕蛇能手，教他捕蛇之法。但天下毒蛇，不下数百种，毒性各有不同，他愈是深入，愈觉这宏愿，并非短短数年能够完成，决定把有生之年，用作完成这桩心愿。

“费数年之功，在一座荷凉山中，找到了一处毒蛇群集所在。那地方十分阴湿，最适毒蛇生存。这位儒医数年弄蛇，似是沉醉于此道之中，竟然倾尽家财，在那座穷山荒谷之中，建筑了一座堂皇华丽的宅院，题名蛇居。

“这座蛇居也就是五毒宫的前身了，其人出身世医之家，素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所以五毒宫在江湖之上，竟无名头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原来有这一段插曲，想不到一个不解武功、心有救世之人，只因行法偏激，竟然手创出这等一个恐怖所在。”

李文扬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周大侠说那五毒宫，是一处充满着神秘恶毒的所在，晚辈心中记忆甚深，唯恐那人剧毒发作言难尽意，当下提醒他，删繁从简，以括全豹。”

李中慧接道：“那也得让他说明白啊！”

李文扬望了妹妹一眼，接道：“那位儒医就带了家人，和十二个捕蛇能手，迁入那蛇居之中。那地方毒蛇已经够多，再加上他们由别处

捕来的毒蛇，真是洋洋大观，一座筑建宏伟的大宅院中，集养着各种毒蛇。

“有道是‘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’，蛇居中人，虽然个个是捕蛇能手，但千得一失，不到两年，追随那儒医移入蛇居的十二个捕蛇之人，有六个被奇毒的怪蛇咬伤，毒发而死。这时那位儒医，尚未能研制成一种可以疗治蛇毒的全能药物，但却被他想出来一种以毒攻毒的法子，因此又开始搜捕蟾蜍，用解蛇毒。就这般循环推展，物物相克，单纯的蛇居，数年后，却成了五毒混居一处所在。

“那位儒医久年和五种毒物相处，自是难免为毒物所伤，但他却用五毒相克的道理，分食五毒瓦解。但随他迁入毒居的妻子、丫头，却不惯这种生活，相继逃亡。但那蛇居四周，五毒遍布，逃亡之人，都为毒物所伤，死于途中……

“那人说到此处毒性已发，全身又开始扭动起来。我虽不惜耗消真气，用内力助他行血畅通，但他中毒已深，回天乏术，临死之前，他虽未停口，但亦语焉不详，断断续续，又说了几句，合目死去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你可记得说些什么？”

李文扬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就我记忆之中，理结出来的大意，似是说后来有一个女人，进入了蛇居。那女人受了重伤，得那儒医救活，以后……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以后怎样？快说嘛！”

李文扬道：“以后他突然改口，要我转告天下武林同道，早些……”

李中慧急道：“哥哥，早些什么？怎的又不说了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早些两个字刚刚出口，他就溘然而逝，为兄的也不能编接下去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以他那口气推断，似是要告诉你早些邀请武林同道，赶去那五毒宫，趁他们羽翼未丰，先来个扫穴犁庭，免为武林大患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那身受重伤进入五毒宫的女人，定然是一个武林人物，要不然早被那些毒蛇咬死了。”